

海峡两岸人 世代沧桑情

是谁在深夜说话

毕飞宇
◎著



毕飞宇

1964年生，江苏兴化人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，作品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。曾两度获得“鲁迅文学奖”，并获得“人民文学奖”“冯牧文学奖”“中国小说学会奖”“庄重文文学奖”“英仕曼亚洲文学奖”等多种重要文学奖项。2011年获得第八届“茅盾文学奖”。

海峡两岸「这世代」书系

是谁在深夜说话

毕飞宇◎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是谁在深夜说话 / 毕飞宇著. —北京: 人民教育出版社, 2012.8
(海峡两岸“这世代”书系)
ISBN 978-7-107-24919-8

I. ① 是… II. ① 毕… III. ① 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180834号

是谁在深夜说话

SHI SHEI ZAI SHENYE SHUOHUA

毕飞宇 著

出版人: 殷忠民 罗小卫

统筹: 魏运华 陈建军

策划:  华章同人 人民教育出版社大众图书编辑室

主编: 施战军 吴婉茹

审稿: 张华娟

责任编辑: 陈涓 张好好

特约编辑: 安阳 黄卫平

投稿邮箱: dz@pep.com.cn bjhzttr@vip.163.com

美编: 王喆 房海莹

装帧设计: 颜森 BOOK DESIGN
设计: 13910562516

责任出版: 郭绪 张莹

营销: 吴海涛 王玮 徐瑛 张颖

联系电话: 010-58759316(零售) 58759871(销售)

网址: <http://www.pep.com.cn> <http://www.alpha-books.com>

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 890毫米×1240毫米 1/32 印张: 8.25

字数: 156千字 印数: 0 001-5 000册

定价: 35.00元

著作权所有·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·违者必究
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

(联系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7号院1号楼 邮编: 100081)

“这世代”的愿景：两岸青年文学的通航

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期出生、大致在九十年代以前就已成名的资深中文作家，两岸互有所知的名单可以列出很长一串。近十多年来，台湾地区在大陆较有读者缘的作家几乎都是“五零后”，比如龙应台、张大春、朱天文、朱天心，这几年又加入了“七零后”的骆以军；大陆在台湾地区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则以“五零后”和六十年代初期出生的“六零后”居多。

大量已经跻身文坛主力阵营的“六零后”、“七零后”以及“八零后”的作家们，他们的创作其实构成了最为活跃的文学现场。而令人遗憾的是，对这一最不该被遮蔽的部分，两岸尚欠缺彼此了解——“这世代”，在这里就是特指两岸文学在

互相知情的程度极其有限的状况下尚属碎金闪耀阶段的这一部分；“这世代”书系，便是意在实现两岸优秀青年作家及其文学作品的互访和交流。

两岸出版传播体制方式的差异，也许是使得双方作品难以大批量互相引进出版的首要原因。台湾作家大都在某一出版机构下签约，由于不同的作家签约于不同的出版商团，在遴选之后，将他们的著作集中在同一书系的工作，就显得极为繁琐和困难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仍有相当优秀的作家暂时无法让大陆读者更多地了解到。大陆作家在发表和出版方面受出版商制约的状况也已出现。

不管怎么说，美好的愿望是共同的，美好的事业总会有美好的真心来推动。

感谢人民教育出版社魏运华副总编辑，重庆出版集团陈建军副总经理，感谢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华章同人第一编辑室张好好主任，人民教育出版社大众图书编辑室张华娟主任，以及所有使书系梦想成真的朋友，基于对这一书系的人文意义的充分认知，他们选择了“这世代”并为之付出了极大的心血，将这九位两岸作家的著作组成的“这世代”书系作为重点选题联合出版，并将五位大陆作家的书引荐给台湾著名出版机构——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。

感谢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将五位大陆作家的著作以“这世代·火文学”的名义，同时在宝岛台湾盛装推出。

本书系特邀台湾著名报人、作家吴婉茹女士共同主编，在她的联络协调下，原有台湾作家备选名单中的四人终于与大陆五人一起加盟到“这世代”书系的第一辑，没有她一丝不苟的主持引荐和大力促成，就没有书系架构的完整。

“这世代”书系第一辑九本书的作者是：台湾的郝誉翔、甘耀明、钟文音和纪大伟，大陆的毕飞宇、李洱、魏微、盛可以和徐则臣，均为当今两岸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“这世代”标志性作家。

每位作家具有各自的创作个性，而两岸文学心灵的亲近则是不可阻碍的共通性。“这世代”书系的精神价值从筹划之时已经诞生，随着作品的传播，意义定将无限张大。

《人民文学》主编、著名评论家 施战军

二〇一二年初夏于北京

海峡两岸“这世代”书系·是谁在深夜说话

目 录

祖宗 / 1

雨天的棉花糖 / 14

是谁在深夜说话 / 78

男人还剩下什么 / 86

枸杞子 / 99

武松打虎 / 109

怀念妹妹小青 / 118

好的故事 / 131

蝓蝓，蝓蝓 / 173

地球上的王家庄 / 189

彩虹 / 200

家事 / 215

相爱的日子 / 235

祖 宗

太祖母超越了生命意义静立在时间的远方。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落差流荡在她生命的正面和背面。太祖母终年沉默。在太祖母绵软的沉默世纪里，我爷爷这一辈早已湮没，只剩下她老人家站在家族的断层带上遥远地俯视她的孙辈与重孙辈。太祖母的眼中布满白内障，白内障使她的俯视突破了人类的局限，弥散出宇宙的浩渺苍茫，展示了与物质完全等值的亘古与深邃。太祖母至今绵延清朝末年的习惯与心态。太祖母不洗澡。太祖母的身上终年回荡着棺材与铁钉的混杂气味。太祖母不刷牙。太祖母不相信飞机。太祖母不看电视。太祖母听不懂家园方言以外的任何语种，乃至电波传送的普通话。

太祖母的每个清晨都用于梳洗。百年以来一日不变的清代发式是她每天的开始仪式。然后太祖母就端坐在那里，一言不发，持续几个小时打量她第一眼所见的东西。她老人家的打量像哲

学研究，却又视而不见、似是而非，历史结论一样有一种含混与空阔的笼罩。每年冬天太祖母总是盘在阳光下面，阳光似乎也弄不透她，就在他身体背后放了一块影子——这是十多年前太祖母在我心中的木刻式构图。十年前我只身入京求学，离家的那个清晨，我回眼看太祖母的小阁楼。太祖母早就起床，皱巴巴地站在小阁楼的窗口，岁月沧桑呈网状褶皱盖在她的面颊上面。太祖母的静立姿态如一只古董瓷器，所有裂痕都昭示了考古意义。我知道她老人家看不见，却对她招招手。我猜想这一去或许便是永诀，心中便无限酸楚。十年之后太祖母依旧古董瓷器一样安放在窗口，这时候我已是我儿的父亲了，处处可见十年风蚀。太祖母静然不动，十年的意义只是古瓷表层的另一层灰土。

我是收到父亲的加急电报携妻儿返回家园的，我的家园安放在灰褐色小镇的幽长巷底。走进我家要在小巷拐五个弯口同时跨越十一道门槛。这里头包括一个昏暗幽湿的过道，过道的上面便是一间木质阁楼，里头住着我的太祖母。

阁楼的空间因太祖母成了另一个宇宙，在家园的一角冥冥迷迷。太祖母不许人进去，很小的时候就听太祖母说：“你们别想进去，除非我死了。”父亲这时总要说：“好端端的说什么死，我们不进去，谁也别想进。”

这一回返回家园我目睹了极大变化，家园的四周因拆迁而衰败杂乱。拐过第三个弯口我就看见和我家共一堵西墙的邻居业已搬迁，只在我家的西墙留下砖头和木条的历史痕迹，那些痕迹过

于古老，反而成了现代意味很浓的平面构成。太祖母的阁楼孤立在一方，显得苍凉无助，使人联想起峭壁上的悬葬木棺。

晚上太祖母被保姆搀下来吃饭，我走上去喊道，太奶奶。太祖母的眼睛杳远地盯住我，好半天说，下午我听到你的脚步了。我让妻子给太祖母请安，妻抱着儿紧张地甚至说惊恐地站立在太祖母面前。我一时想不起我儿子该怎么称呼我的太祖母，我只好替我不会说话的儿喊一声“老祖宗”。太祖母在我儿的面前站立良久，两只手在我儿的尿布里哆嗦抚摩。后来太祖母笑了，她笑时脸上如旱地一般开了不规则罅隙，我知道太祖母一定摸到了我儿的小东西。太祖母缩回手，在指头上蘸了些唾沫，搥在了我儿的眉心。我儿惊哭了一声，太祖母对我儿文不对题地喊：老祖宗。我以为这是个错误，但我无法破译这里的宇宙玄机。

太祖母说：“他们到底还是走喽。”我知道她是说旧时的隔壁邻居。“祖上爷告诉我，我们做邻居有日子喽。”太祖母说。太祖母说话时一口完整无缺的牙发出古化石一样的光泽。“砌这房子时，崇祯皇帝还没有登基呢。”太祖母说完了就长叹一口气。这个晚上再也没有说一句话。她的长叹在我耳朵里穿越了太祖母的沉默，彗星的灵光一样一直倒曳到远古的明代。

我看见了家园在时间之液中波动，被弧状波浪拍打的岸一直是太祖母的牙。这真是匪夷所思。

父亲送走太祖母后对我说：“赶了一天的路，早点歇了，有事明天说。——你们就睡我和你妈的床。”父亲说完便打开了东

厢房的木棂门，我记得那里头一直停放着太祖母的棺材，父亲每年都要上一层漆，黑中透红。棺材几十年来安静地随地球绕太阳公转，与阁楼中的太祖母相互推诿、相互盼望，期待赋予对方以意义、以结局、以永恒的默契。

“你睡哪儿？”我问父亲。

“你太奶奶的棺材。”父亲说。

妻紧张地望我一眼，极不踏实，欲言又止的样。父亲安静地掩上门，随后东厢房就黑得如一只放大的瞳孔。

刚上床妻就说：“怎么睡在棺材里头？”我说：“这有什么，都是一家人，生生死死都在一起的。”妻说：“再怎么活人也不能和死人住一起。”我安慰妻说：“这是我们的家风，睡棺材也是常事，有时还争着睡呢。早年我的一哥一姐夭折了，太祖母不许外葬，不就让爹埋在床下了。”

妻突然坐起来。——哪儿？

就床下，我用脚捣捣床板，发出空洞的回音，就在这块板的下面。

妻的眼里渗出了绿光，她抓着我的小臂就说，你们家是怎么弄的？

也不是我们家弄的，我说，家家都一样。

妻抱紧了我的腰，我怕，妻说，我怕极了。

父亲说，叫你回来是为你太奶奶。我说，太奶奶快不行了？父亲很沉痛地摇头说，那样就好了。父亲说，不怕外人笑

骂，我现在是巴不得她老人家死掉。我说你怎么这样，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。父亲低了头就不语。父亲沉默的样子像太祖母的另一个季节。

还有十来天你太奶奶就整一百岁了，父亲说。太奶奶看来已成了父亲的沉重木枷。父亲抬起头望着我，说，你看见她老人家的一口牙了？

我听不懂父亲的话。我弄不懂他的话里有什么意思。

父亲拉拉我的西服袖口，悄声说，人过了一百岁长牙，死了会成精的。

怎么会呢？我说。

怎么不会呢？父亲说。

谁看见成精了？

谁看见不成精了？

怎么会呢？我这么自语，我的后背禁不住发麻，排了凶猛的芒刺。我从父亲的眼里看见了妻子眼里毛茸茸的绿光。妻子怕的是死，父亲惧的却是生。爆破声不停地在我家四周晃动。若干朝代在TNT的浓烈香味里化作齑粉与瓦砾。建筑与瓦砾之间的相对静止史书上称之为朝代。每一幢建筑的施工者总是尽其所能使它坚固，尔后人总是抱怨：你弄那么坚固又有什么意思？朝代就这样，如建筑与牙齿，长了又脱。TNT的气味如佛国香烟，变更了体态呈现超度者的玄妙。

我的儿在天井里蹒跚。他扶着我儿时常扶的红木方杌子独自

嬉戏在天井的一隅。他专注地玩一根竹筷子，玩了快两个小时了，流着口水哼着上帝才能听懂的礼乐。太祖母一定是因为我的儿才没有上楼去的，她站在天井的另一角落，打量我的儿，听我儿的歌唱。太祖母走近了我的儿子，他们用非人类的语言心心相印地交谈。他们的脸上回荡起大自然赋予人类最本质的契合，日出日落一样呼应，依靠各自的心率传递春夏秋冬，使人类对应出宇宙最美妙的精华。他们在谈。没有翻译。如同风听得懂树叶的声音，水猜得透波浪的走向，光看得见镜子，瞳孔能包蕴瞳孔一样。妻说，他们玩什么，怎么那么开心？太祖母回过头，对我说：“我死了，你从你儿的身上扯块布下来，包上他的头发，缝在我的袖口上。”我说太奶奶说什么死，您老还小呢。太祖母说：“别忘了。”我便说，好的。太祖母笑咪咪地说：“活在世上，不论多少年，就睁开眼再闭上眼。要说到千年寿万年寿，还是在阴间里头。一块布，你记好了，千万不要忘了。”

太祖母的百岁生日渐渐临近。我的整个家园被一层恐怖笼罩着，仿佛拆迁的烟尘，无声无息飘落在我家的桌面、瓷器的四周。

父亲的十二个堂弟晚上聚集在我家。我坐在一边，太祖母的牙齿在我的想象中发出冰块的撞击声。他们闷头抽烟。他们的心不在焉里有一种历史关头的庄重气氛。没有人开口。在历史的沉默关口，最初的结论往往直接等于历史的结果。这是我们的习惯性做法。这时候门外轰隆又响了一声，这一声提醒我返家的道路已把我送回了明代，这个想法增加了我心中的战栗。

最终父亲从烟雾里抬起头，父亲坚定地说，拔。父亲说完拔，掉头望了我一眼。这一眼使我感觉到我对历史不堪重负。我对他笑了笑。我自己也弄不懂我笑什么。许多重要的场合我总挂着一脸的蠢笑，内心空洞如风。我相信许多人都看到了我愚蠢的笑相。

一切全安稳下来后妻抱怨说，怎么这么乱？你们家怎么这么乱？孩子的手老是一惊一惊的。我说快好了，过两天就好了，马上就会稳定下来。妻又说，孩儿的鞋怎么又不见了？我说怎么会呢？谁要那么小的鞋。妻说，是不见了，那双红色的，我找了很久了。我有些不耐烦，说，丢了就丢了，明天再买不就得了。妻说真见鬼了，昨天丢了你的耐克，今天又丢了孩子的，真是见鬼了。我说你啰唆什么？省两句，让母亲听到了又要生事。

给太祖母拔牙是我生命史上最独特的一页。一大早飘起小雨，那东西不完全是雨，只能说像雨像雾又像风。天空中分泌出很浓的历史氛围，阴谋在我的家园猝然即发。只有被盘算的太祖母在阴谋之外。我们全做好了准备，所有的人都默不作声，有一种把握命运、参与历史的使命冲动与犯罪快感。这是人类对待历史的常识性态度。太祖母坐在窗前，安闲如梦，像史书上的无事季节。我们全埋伏在太祖母的四周，不动声色，在地上投下我们的巨大阴影。

中午时分五叔来到我家，面色紧张，忧心忡忡。五叔喊出父亲，站在屋檐下面对父亲说，麻药弄不到，医院控制很严。父亲的

脸色难看极了，像千年古砖长了青苔。拔不拔？五叔说。父亲没开口，对太祖母的小阁楼低下头，父亲说，奶奶，让您老遭罪了。

到处都潮湿湿的。久积的灰尘全膨胀了开来。很长时间之后，我都擦不干这段记忆中浅黑色的水迹。叔父们整个下午都在我家堂屋里喝酒。这桌酒是为太祖母办的，她老人家下楼也就格外的早。太祖母的脸上是笑，能见度很低，隔了一层不祥笼罩。她的表情时常夹着相当弄不清的成分。太祖母一入座，叔父们就忙着敬酒。父亲说：“奶奶，老寿星您就快一百岁了，奶奶您寿比南山福如东海。”太祖母笑笑：“不能再活了。”太祖母端着酒杯很开心地说：“再活不就成了精了？”太祖母这么说着自个儿干了酒。叔父们的脸色就阴暗了下来，出现了惶恐神色，他们的酒杯在手里显得沉重而迟疑，幸好太祖母看不见。

我对以下的沉默时间失去了概念。可能是几分钟，也可能是太祖母的肩头又上了一层尘埃，我一直弄不清楚。在这个沉默的尽头，父亲和他的十二个兄弟离开了坐席，齐刷刷地跪在了太祖母的面前。太祖母有些合不拢嘴，每一颗牙都在笑。太祖母说，起来，小乖乖，都起来，早就不信这个啦！小乖乖们在地上黑糊糊地站了起来，三叔拿了绳子，七叔手执老虎钳，九叔的手里托着一只红木托盘。过了一刻，太祖母的牙齿全排在木盘里了，牙根布满血丝，我觉得这些带血的牙齿就是我的家族，歪歪斜斜排在红木托盘里头，后来我儿一声啼哭，那个念头便随风而去，不可追忆。我后来再也没能想起我当时的念头，只记得那种迅猛和

生硬痛楚的心理感受，再后来我闻到了TNT的气味，我就像被冰块烫着了那样被TNT的气味狠咬了一口。

十叔说，大哥，这血怕是止不住了，要不要送医院？父亲说，不能去，医生一看会全明白的。太祖母倒在地砖上，两片嘴唇深深地凹陷下去，人的牙很怪，平时看不见，少了它人就面目全非。太祖母一百岁的血液在她的唇边蜿蜒，比时间流逝得更加无序。太祖母卧在地上气息喘噎，喉管里发出的吱吱声浆槽一样，她老人家的皮肤在慢慢褪色，与旧宣纸仿佛。九叔说，奶奶快不行了。五叔说，快灌水，你们都僵在这里做什么？七叔试了几回，抬着头只是晃，不行，灌不进。

这时候西厢房响起了我儿的啼哭，我冲进去对妻说，怎么弄的？你怎么孩子都带不好？妻说孩儿要哭我有什么办法？你们吵吵闹闹都在干些什么？我说没你的事，你不要多嘴，我不叫你你不要出来。妻一边哄着儿子一边说，走进你们家像进了十八层地狱，吸口气都不顺。我虎下脸来，说，你说完了没有？

父亲说，卸块门板，地上太凉。几个老头七手八脚把太祖母抬上了门板。我走过去拨开太祖母的上眼睑，白内障的背后瞳孔如同夜色一样笼罩了太祖母生命的大地。我轻声呼唤：老祖宗。老祖宗！太祖母的脑袋就从我的肘弯滑向了手口。

十三个孙子一同跪下去。他们的驼背使他们的跪显得虔诚。

太祖母的尸体平放在棺材盖上，这个棺材盖至少有三十岁年纪。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一同前来吊唁，他们穿过那个湿暗的